



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，美國政治亂象迭出。《紐約時報》發布調查報道，特朗普對聯邦政府監察長體系進行「大清洗」，去年至少20名監察長被解僱或降職，部分辦公室人員編制被削減三成。其後特朗普安插大批具政治背景的忠誠者填補空缺，將原本應獨立運作的政府監督機制，改造為打擊政敵的政治工具，顯示美國權力制衡機制在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內被不斷侵蝕。

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路雨萱

托 ● 新任勞工部監察長德埃斯波西



解職的前退伍軍人事務部監察長米薩爾指出，特朗普想要的是「聽命於自己的監察長」，但監察長一旦淪為總統的附庸，工作的可信度和誠信就會喪失。他強調：「若公眾認為監察長是在為政府服務，1978年設立的獨立、無黨派監察長制度便名存實亡。」根據法律，監察長的職責是防範聯邦機構中的欺詐、浪費和濫權行為。約半數的聯邦監察長任命需經參議院確認。

勞工部監察長發文讚美特朗普

特朗普新任命的親信，正改變監察長的核心職責。前共和黨眾議員德埃斯波西獲任命為勞工部監察長後，不但未有專注監督本部門，反而與該部門行政主管聯手，將調查矛頭指向各州。他近期在社媒連番發文讚美特朗普，同時攻擊特朗普的政敵、加州州長紐森，更出席特朗普在長島舉行的共和黨候選人集會。另一名獲特朗普任命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監察長貝爾，則將矛頭對準特朗普最大的政敵之一、紐約州總檢察長詹姆士，以「反欺詐不力」為名，協助政府扣留紐約州數百萬美元撥款。

安插親信接管調查 涉阻撓獨立監督

最受爭議的是內政部監察長的任命。特朗普將極右翼倡議的「2025計劃」合著者柯克安插至該職位，直接接管林肯紀念堂倒影池修復工程的調查。該工程因特朗普政府倉促上馬，管理混亂而淪為爛尾，特朗普試圖將責任推給「左翼破壞分子」，民主黨議員隨後要求內政部監察長展開調查。特朗普的「回應」則是安插親信接管調查，此舉被視為政治干預阻撓獨立監督。

據非牟利組織「公共服務夥伴關係」統計，在特朗普「大清洗」後的2026財年上半年，監察長辦公室發布的審計報告和調查報告數量，分別較過去5年平均減少15%和25%，其中5個部門的審計報告和調查報告更減少至少三成。

加州民主黨眾議員赫夫曼指出，過去歷屆政府包括特朗普首個任期，監察長均對議員的監督請求有所回應，但如今這一慣例已被打破。

他警告，當黨派中人取代職業專業者佔據這些職位，監察長制度的根本目的便被完全顛覆，公眾將無法再獲得對政府浪費、欺詐和濫權行為的有意義獨立審查，換來的只是又一個為特朗普服務的政治武器化工具。

去年被解職的前內政部監察長格林布拉特，回應德埃斯波西托對特朗普的熱情讚美時表示，「無法想像一位監察長會那樣寫，你不應該是政府的啦啦隊員。」



● 加州州長紐森 資料圖片

特朗普「大清洗」逼政敵 監察長淪「啦啦隊」

去年至少20監察長被解僱或降職 部分辦公室人員編制被削三成



香港文匯報AI製圖

大使崗位淪金主「分餅」 外交官「忠誠取代專業」

《華盛頓郵報》披露，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內的駐外大使任命，出現嚴重「政治化」傾向。在已獲任命或提名的人選中，絕大多數均為特朗普的助選「金主」或政治「忠實擁護者」。報道指出，此舉已背離數十年來主要從職業外交官中挑選駐外大使的美國傳統。

報道援引美國外交人員協會數據，比較自前總統福特之後的歷任美國總統，在中期選舉年份的駐外大使任命情況。數據顯示，截至7月中旬，本屆政府任內的90名在任大使中，僅25人為職業外交官出身，佔比不足三分之一；其餘65人屬「政治任命」。此外，本屆政府尚有102個大使崗位空缺，

超過崗位總數一半，其中72個崗位未提名人選，另外30名大使候選人正等待國會參議院批准。

報道指出，本屆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餘名大使人選中，多達九成是出自特朗普的支持者陣營。在民主黨籍前總統拜登任內，截至中期選舉年7月中旬，美國有134名駐外大使在任，其中84人為職業外交官。

法律專業人士指出，美國1980年出台的《外交服務法》，明確要求駐外大使須由具備外交經驗的人員擔任，不可用作政治贊助人的獎勵。然而由於總統擁有人事任命權，該法例長期僅被視為「建議」，缺乏約束力。

「左手」大增商用太空發射 「右手」押注 SpaceX

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新公開的財務申報文件披露，他於6月斥資最少5萬美元（約39.2萬港元），購入億萬富豪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（SpaceX）的股票。SpaceX作為美國軍方及聯邦政府的重要承包商，特朗普這筆投資隨即引發外界對利益衝突的強烈質疑。

申報文件顯示，特朗普在6月進行逾1,000筆股票交易。其中，6月23日、即SpaceX上市後約一周，他購入該公司股票，交易金額介乎15,001美元至50,000美元（約11.7萬港元至39.2萬港元）。聯邦官員的財務申報僅需以金額區間申報，因此無法確定其實際投資的準確金額。

時機巧合加劇外界疑慮

由於SpaceX是美國軍方及聯邦政府重要承包商，經常需要取得聯邦機構批准。特朗普持股消息流出，隨即引發外界強烈質疑涉及利益衝突。特朗普近期才指示團隊協助大幅增加美國商用太空發射數量，而SpaceX正是該領域的市場主導者，時機上的巧合進一步加劇外界疑慮。

白宮發言人緊急發聲明澄清，強調特朗普的投資組合由第三方金融機構獨立管理，以市場指數為基準進行配置。發言人強調，特朗普及其家族成員均無法指示、影響或提供意見，決定投資組合應如何配置，亦無法干涉特定資產的買賣時機。然而，白宮連番表態未能平息外界疑慮，質疑聲浪持續發酵。



● 特朗普購入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（SpaceX）的股票。 資料圖片

致電圖「私了」壟斷案 34州抗命「告到底」

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被爆直接干預司法部執法。《華爾街日報》報道，司法部2024年對演唱會巨頭Live Nation提出訴訟，指控該公司壟斷演唱會業務，要求出售其關鍵業務子公司Ticketmaster。然而，特朗普被爆在審判開始之際，曾親自致電司法部要求「解決此案」，白宮隨後更直接介入和解談判，引發外界對司法獨立性的嚴重質疑。

短暫現身催促「怎麼還沒解決」

報道指出，白宮介入執法事務在過去是禁忌，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已成常態。今年2月，Live Nation行政總裁拉皮諾會見特朗普後，特朗普隨後指示司法部「解決此案」。3月5日，白宮舉行和解會議，特朗普本人更短暫現身催促「怎麼還沒解決」。當日雙方即達成協議，Live Nation需支付2.8億美元（約21.9億港元）和解基金及作出有限讓步，但無須出售Ticketmaster。

參與訴訟的39個州份中，34個州拒絕加入聯邦和解協議，繼續推進審判。4月，陪審團裁定Live Nation非法壟斷美國大型演唱會票務市場，原告州份已要求法官強制拆分公司。由於和解未能獲得各州的廣泛支持，審判與補救措施仍將繼續推進。

報道稱，Live Nation此前約見司法部多月未果，其後聘請曾在特朗普個人法律糾紛中代表他的律師行，特朗普私人法律協調人埃普斯坦亦對此案「表現出濃厚興趣」。Live Nation長年在華盛頓花費數百萬美元用於游說，並通過多名特朗普的資深盟友尋求突破。

特朗普測試權力極限 「人肉護欄」漸消失

郭煒

匯眼天下

今年1月，特朗普接受《紐約時報》訪問時，被問及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權力有何限制，他回答稱只有自己的「道德標準和意志」可以阻止自己。這句話雖是指美國總統在外交與國際事務上的權力邊界，卻也意外映照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個更廣泛的政治現實：一個長期自詡擁有三權分立、層層制衡的國家，到真正面對一名不願自我約束的總統時，能發揮作用的「護欄」原來未必如想像中堅固。

美國政治制度一直被包裝成一套足以自行糾錯的精密機器：行政、立法、司法彼此牽制，國會監督總統，專業官僚維持制度穩定，法律則負責為權力劃線。然而特朗普重返白宮後，一次又一次把總統權力

推向邊界，真正暴露出的問題，已不只是某位領導人是否「守規矩」，而是所謂美式制衡本身，有多少其實建立在掌權者願意克制自己的前提之上。

美國憲政運作從來不只依靠白紙黑字。總統會否避免直接介入司法部個案，會否尊重專業官僚的獨立判斷，國會議員會否在本黨總統越界時仍履行監督責任，很多時候靠的並非明文禁令，而是長年形成的政治慣例。換言之，美國制度要保持井然有序，一個重要前提正是各方願意接受某些「是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」的界線。

特朗普的不同之處，在於他反覆測試這些界線。只要法律沒有清楚寫明「不可如此」，便傾向將可用權力推至極限。當政治慣例不再被視為必須遵

守，原本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制約，究竟還剩多少真正的約束力？

特朗普第一任內，白宮、內閣、軍方、司法部以至共和黨建制派內部，仍存在不少所謂「護欄」人物。他們未必能直接阻止總統，卻可拖慢、勸阻甚至拒絕部分要求。到了第二任期，「人肉護欄」愈來愈少，政治忠誠在人事安排的分量卻愈來愈重。當執行制度的人首先被重新篩選，制衡無須被正式廢除，也可以逐步失效。

更深一層看，美國政治日益嚴重黨派化，也正削弱傳統制衡邏輯。憲政理論假設國會制衡總統，各權力中心彼此競爭；但現實中，是否願意制衡，愈來愈取決於越界者是否「自己人」。當總統所屬政

黨掌握國會，而同黨議員又缺乏意願約束本黨領袖，紙面上的權力分立，便可能逐漸讓位於實際上的政黨忠誠。

因此，若只把特朗普形容為一名「破壞制度」的異常總統，反而容易把真正問題說得太簡單。特朗普固然把總統權力推向極端，但他更像一面照妖鏡，將美國制度長期依賴政治慣例、自我克制、官僚專業和黨內約束的事實一一照出來。真正令人不安的並非制度突然消失，而是許多被視為堅不可摧的「護欄」，本來就沒有想像中那麼硬。

美國一直強調「制度比人重要」，但若制度只在掌權者願意自我克制、尊重慣例、接受監督時才能正常運作，那麼穩定便不能完全歸功於制度本身。特朗普或許是一個特別不願受約束的總統，但他揭示出的問題，顯然比本人的問題更大。所謂美式制衡的軟肋，可能恰恰就是那些多年來沒寫進法律、卻被當成理所當然的規矩。